



遊道堂集



同治七年  
刊於袁浦



遊道堂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釋大

論十二律

中呂下生說

三仁論

劉靜之先生逸事

姚端毅公逸事

記陸湯兩公奏對

遊道堂集

目錄

方敏恪公逸事

署漢中協副將遊擊蘇君死事狀

書何玉事

表微

書李栲兒事

書丁雲娥事

卷之二 書序

與葉子雲書

與幹臣廉使書

與陸祁孫書

與壽州志局諸子

送申南村太守歸里序

蘭言集序

宗老南樓先生詩序

葉子雲詩序

玉山草堂課藝序

天心閣時文序

跋逍遙館漫鈔

遊道堂集

目錄

經傳考證序

禮記訓纂序

卷之三

壽序 記 傳 行狀

兩江總督松公六十壽序

劉溶浦封君九十壽序

訓導湯君壽序

葉健菴六十壽序

表弟劉保臨七十壽序

平家莊石闕記



張戶部傳

單節婦傳

韓孝女傳

應烈婦傳

劉氏二女子傳

繆貞女傳

劉端臨行狀

先考行略

卷之四

銘

墓表

碑誌

哀辭

祭文

遊道堂集

目錄

三

利涉關銘

戚家婦祠堂銘

劍溪先生墓表

劉氏家廟碑

贈光祿大夫某公神道碑

寶應縣訓導湯君墓志銘

福建古田縣知縣葉君墓志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葉君神

道碑

國子監生喬君墓志銘

喬月岩墓志銘

畏嫌翁墳銘

女孫越寶墳銘

成庶華哀辭

祭外舅文

為外舅祭喬丈仙圃文

遊道堂集

目錄

四

伏泉溪清天山圖文

發衣長文

知庶華哀辭其公神道碑

大和縣寶墳銘

畏嫌翁墳銘

喬月岩墓志銘

曾孫校字

綬生

壽銘

壽鏞

雲生

蓮生

壽彰



遊道堂集卷之一

寶應朱彬武曹甫著

釋大

尚書中凡言大者皆辭也辭者可有可無之謂盤庚永敬  
大恤大誥爾多邦康誥四方民大和會天乃大命文王民  
情大可見時乃大明服大傷厥考心大不友于弟天惟與  
我民彝大泯亂造民大譽大放王命酒誥我民用大亂喪  
德爾大克羞者惟君我其可不監撫于時洛誥予乃允  
保大相東土其大惇典殷獻民多士天大降喪于殷大淫

遊道堂集

卷一

一

洙有辭予大降爾四國民命今朕作大邑于茲洛君爽大  
弗克恭上下亦大惟艱監于殷喪大否多方我惟大降爾  
命乃大淫昏乃大降罰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大不克明  
保享于民大不克開大淫圖天之命大動以威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爾乃不大宅天命我乃其大罰殛之我有周  
惟其大介賚爾大遠王命費誓汝則有大刑無大字皆可  
通不但此也不亦訓大皋陶謨惟動丕應後志盤庚王用  
丕欽民用丕變丕乃敢大言以丕從厥志予丕克羞爾高  
后丕乃崇降罪疾先后丕降與汝罪疾丕乃告我高后作

不刑于朕孫丕乃崇降弗祥大誥弼我不丕基康誥惟乃  
丕顯考文王汝丕遠惟商裔成人梓材庶邦丕享召誥其  
不能誠于小民丕若有夏歷年洛誥丕視功載公稱丕顯  
德多士丕靈承帝事無逸否則侮厥父母

石經不作不古  
字通也不不古

通互詳經傳考  
證有周不顯條

時人不則有愆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

口詛祝君爽丕承無疆之恤在讓後人于丕時多方罔丕  
惟進之恭立政陟丕釐上帝之耿命嚴惟丕式用丕式見  
德丕乃俾亂文侯之命嗣造天丕愆無丕字皆可通不但  
此也誕亦訓大盤庚誕告用亶汝誕勸憂大誥誕鄰胥伐

遊道堂集

卷一

二

于厥室肆朕誕以爾東征康誥誕受厥命酒誥誕惟厥縱  
淫佚于匪彝誕惟民怨洛誥誕保文武受民多士誕罔顯  
于天誕淫厥佚君爽誕無我責多方有夏誕厥逸誕作民  
主康王之誥誕受美若無誕字亦可通

生民之詩誕彌厥  
月以下誕字凡八

見皆  
辭也

又推廣言之洪宏皆大也盤庚用宏茲賁洛誥宏朕

恭多士惟爾洪無度多方洪惟圖天之命洪舒于民顧命  
宏濟于艱難無洪宏字皆可通又如純亦訓大君爽天惟  
純祐命亦惟純佑秉德文侯之命侵戎我國家純無純字  
亦可通淫亦訓大召誥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費誓



今惟淫舍牯牛馬皆辭也至毋無弗勿等字解經者不知  
爲辭助泥于一字之義輒如治絲而夢知其爲辭則經之  
可通者十六七矣作釋大

遊道堂集

卷一

三



十二律論

十二律皆以鐘名見于傳說者成王分康叔以大呂分唐

叔以姑洗

唐時岑陽耕者得古鐘揚枚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刺拭有兩樂果然大呂設于元英見史記

景王鑄無射是鐘有大呂無射姑洗也尙書大傳曰天子

出撞黃鍾左五鐘皆應八撞蕤賓右五鐘皆應是鐘有黃

鍾蕤賓也而三陽律三陰律左右並縣可知管子五行篇

曰審合其聲修十二鐘以律人情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

倫與營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淮南子亦言十二鐘以副

十二月賈誼書六術篇曰聲音之道以六爲首是故一歲

遊道堂集

卷一

四

十二月分而爲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鐘鐘當

一月其六鐘陰聲六鐘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

律蔡邕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不

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聲鐘

難識別乃截竹爲管爲之律爲清濁之率也又曰大簇鐘

名先有其鐘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簇之鐘周官典同故

書同作銅凡爲樂器以六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

齊量凡和樂亦如之迺以鐘聲審七音非以律審鐘也自

高聲棍以下十二音皆鐘聲病侏鬱石厚與鳧氏所列無



以異也漢志言黃帝取竹於嶰谷爲十二律比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非有黃鍾而後有律之明驗耶史記律書相生之法曰生鍾分曰生鍾術是先有黃鍾之聲而後有黃鍾之制有黃鍾之制而後有黃鍾之長此十二律之皆以鍾名與物之生也氣在聲之先聲在度之先故有鐘斯有律非有律斯有鐘也古者制器尙象非數不明而作樂崇德非聲不著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詎非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乎因鍾以制律復因律以審音然後播之簫管文以琴瑟大不踰宮細不

遊道堂集

卷一

五

踰羽而長短清濁高下疾徐之數吹之而皆和擊之而皆應聲音之道粲然矣然則鐘者其八音之長而十二律之元乎以鍾制律又何疑焉

古者鐘律音聲非音聲故再論古者制器尙象非數不明而作樂崇德非聲不著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詎非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乎因鍾以制律復因律以審音然後播之簫管文以琴瑟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而長短清濁高下疾徐之數吹之而皆和擊之而皆應聲音之道粲然矣然則鐘者其八音之長而十二律之元乎以鍾制律又何疑焉

中呂下生說

五絲六忽八

初有奇較四寸五分

管

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蔡氏熊氏謂黃鍾之宮卽黃  
 鍾少宮管長四寸五分近儒江氏戴氏並主其說黃鍾含  
 少始見于呂氏春秋班史律志曰黃帝取竹于嶰谷斷兩  
 節閱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然後制十二筩比黃鍾之宮  
 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是先有黃鍾之宮而後有諸律  
 之左證也物莫不由少以至多數之一至九文字由形孳  
 生而後聲從之皆自然之序黃鍾之宮亦若是焉已矣十  
 二律以相生爲次淮南子謂中呂極不生然古中呂實生  
 遊道堂集 卷一 六

黃鍾之宮司馬彪續漢志序兩言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濁

下生不得不及黃鍾之清申之曰是卽上生不得過九下

生不得減四寸五分

此甄鸞五經算術所引今漢書中有脫誤遂不可通

以算約之

置中呂管長六寸以分母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通之

內子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得十三萬二千七百三十三

因之得二十六萬二千六百四十四生黃鍾之清四寸五

萬九千四十九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寸約之得四

寸四分三釐九毛四絲三忽一初有奇較四寸五分之管

爲不及六釐五絲六忽八初有奇胡瑗病中呂反生不及



黃鍾乃改林鍾以下圓徑以就黃鍾清聲何承天劉焯欲  
增林鍾十一律之分使中呂反生黃鍾不知古人立法簡  
易略舉成數而奇零不盡統此矣京房以中呂反生黃鍾  
不及原數別名執始于是造爲四十八律而變律半律之  
說由此起焉竊謂唯黃鍾有半律以其不在十二律之中  
亦可謂之變律其它未之聞也聲成文謂之音長者聲高  
短者聲下下者中清高者中濁後之撫節安歌引絃度曲  
亦且繆配宮商比附音律況奏自朝廷垂爲制作者乎樂  
主統同何施不可反之聖人造律之初固未嘗有是也不  
遊道堂集

卷一

七

曰黃鍾之清而曰黃鍾之宮何也白虎通曰宮之言中也  
中者閒也半也黃鍾之宮猶黃鍾之半云爾數之五也味  
之甘也祭之先心祀之以中雷也並皆緣中生義何獨于  
黃鍾之宮而強生它說乎甚矣末學之習焉莫察也

史記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虜虜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決乃問於大師少師卽尙書微子所陳是也又箕子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楯爲柶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

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遂行君子曰三仁之迹不同而始焉同出於諫則一也說者謂微子志存宗社去之以畱成湯未墜之緒亦非也太史公述微子度紂不可諫欲死及去



未能決乃問於父師少師觀少師王子弗出我乃顛磨之  
言則微子之去少師實導之非不能死而欲去以圖存也  
至箕子比干諫彌摯者禍彌慘而心亦彌苦特諫之婉直  
或殊事之先後亦異史述紂之不善曰言足以拒諫知足  
以飾非故其始也於婉導之言姑容之迨惡既貫盈遂敢  
於囚奴敢於誅戮當三仁諫時固不料其禍之逾出而逾  
烈也觀於西伯戡黎祖伊奔告曾微箕之志行不若祖伊  
之愛君豈理也哉曰太史公故若是其可信乎曰以孔子  
之論三仁信之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  
遊道堂集

卷一

九

死是微箕之諫已貫於比干之諫之中特文勢相聯而下  
論世者弗之覺耳或異辭以遠遁或直道以隕身同出於  
忠愛之至誠而或去或奴或死情出於不得已勢處於無  
如何非始念之所及也去非全身以辟害奴非要君以成  
名死非危身以蹈禍故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死於再之矣對衣異史救拯之不善曰言足以拒諫知足

至箕子比干諫彌摯者禍彌慘而心亦彌苦特諫之婉直

或殊事之先後亦異史述紂之不善曰言足以拒諫知足

劉靜之先生逸事

吾鄉劉靜之先生少崇節概以天下事爲己任與高忠憲文文肅同舉進士相善漕帥李三才亦同年友也夙器先生往來實應必過先生李豪侈服御靡麗特製布衣一襲見先生則服之運丁某以解糧失期當斬以三千金爲封翁壽翁念人命至重意少動先生攜襦中兒出時已屬疾兒誕纔彌月翁解其意力拒之其父跽而請曰小人兄弟三人僅此子望憐而救之先生循步階除久之書一筆授之曰如漕帥震怒第呼曰劉某誤我被畱一飯遂至愆期

遊道堂集

卷一

十

如其言竟得釋先生既歿弟清之先生跌宕自豪然亦喜立名義文肅公嘗與之書曰吾邑有周順昌者令賢兄一輩人忠介被逮先生拏舟迎之饋之肉忠介厲色曰君故貧士何爲咄嗟辦此清之曰先兄有魚葬之祭故爾忠介振衣而起曰是仁人之餒也顧緹騎脫吾械緹騎以刀截肉納先生口然後解桎梏蓋恐以毒進也高忠憲疏論崔呈秀言得之淮南士民之口卽指目清之先生家故有興讓堂先生兄弟與高顧諸君講學處也邑令向孔門毀焉欲因以中清之會璫敗乃免



姚端慤公逸事

桐城馬魯陳習於其鄉前輩遺事嘗言姚端慤公文然少孤貧依寡嫂居自始學至成人教督甚嚴不命之見不敢見也順治初有薦起公者將詣京師入辭嫂侍婢傳語久不出公逡巡戶外俄門啟嫂豔妝塗粉黛著絳紅衫如新婦中堂坐公驚愕卻立再拜致辭求所以訓迪者嫂曰叔爲官太好但臨事寬一分百姓受一分之益行矣勉之公肅拜迺退出里門家人奔告夫人磨笄自刺矣姚後爲刑部尚書定律令寬仁得中

遊道堂集

卷一

十一

本朝刑律超越前古皆端慤所草創也

魯陳姚氏之甥所述當不妄又言姚氏子孫頗諱其事蓋惜爾時未問夫人爲誰氏今魯陳下世已久而夫人志節有如皦日不可使終晦乃筆記之嘉慶己亥正月二

月十六日船過蘄州書

對數繼效筆

良也賦詩

賦貧怨哀歎

博學

以海

記陸湯兩公奏對

陸清獻公初除御史

聖祖仁皇帝問冉覲祖之學程朱亦不闕陸王何如對曰  
論人品則陸王可不闕論學術則不可不闕一日

上御乾清門寶應翰林侍讀喬公萊以日講官侍班湯文  
正公入奏事畢故事冬至後羣臣皆服大裘

上顧而問曰眾皆服貂狐汝得毋寒乎對曰臣尚有小毛  
皮裘可服外閱百姓有無棉襖者

上憮然久之既退有答公者曰是真老悖豈對君之體乎

遊道堂集

卷一

十一

或曰

上方嚮公將以輕煖

賜而公所對非所問也唯喬公出語人曰我輩轉一世不  
知能作此等語否

上諭羣臣曰寶應翰林侍讀喬公萊以日講官侍班湯文  
正公入奏事畢故事冬至後羣臣皆服大裘

上顧而問曰眾皆服貂狐汝得毋寒乎對曰臣尚有小毛  
皮裘可服外閱百姓有無棉襖者

聖祖仁皇帝問冉覲祖之學程朱亦不闕陸王何如對曰

論人品則陸王可不闕論學術則不可不闕一日



吾鄉喬堅木丈嘗歸自京師返道過保定時直隸總督爲方敏恪公喬方出也公畱署累日一夕酒半喬自陳屢赴公車侘傺不得志公曰甥得母有飢不食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得母有寒無衣耶喬作而對曰未也公笑曰嘻是奚足怖吾方窮時將遊京師至寶應賁已罄歲將暮寒風栗烈敝緼袍僅行線存中無裏衣束帶長尺餘兩端以貫續之納履則足之前後皆見將詣汝母丐數金北上甫抵門僕者衣冠甚都列坐於門之兩楹余遂巡欲入僕詰曰客

奚爲者余曰將探吾戚僕笑曰是安得有若戚得母爲行竊計耶余自顧寡人子欲言之恐礙汝母遲回久之終弗入迺信步折而東又屈曲西行里許至盧家巷巷門爲南北通衢有屠門市者如爭屠每割必倩對宇列肆者書數往來甚煩列肆者頗厭苦之余倚柱而笑屠顧見曰客何爲者作字比不得切肉也余拱手曰非敢然也見長者行甚苦小子略識字幸不棄可代勞耳屠喜曰客乃能書卽借肆中紙筆置几旁屠手切肉權輕重卽口誦數余奮筆疾書食頃已更十數紙屠笑曰客之書更速於我之切也

會日暮屠者荷餘肉行顧余曰吾知客未飯盍從我於家  
余隨之數百步門臨河畔茅屋三間一女應門可十八九  
許屠呼老嫗出曰吾幸延客速作飯叩其姓胡也亦返問  
余屠歎曰是縉紳官家子也坐余於堂少選出門提一壺  
酒命女溫之燭至命嫗女俱坐曰客幸不見外我老無子  
迫歲甚杻又無夥伴客能畱卒歲當必有以將意余曰某  
窮途長者見收幸甚屠大喜酒至輒取盃中鹽菜爲副切  
肉置大槃是時余已餓竟日酣恣快意視今日之節制畿  
輔其樂十倍飯罷度門扇爲牀布草薦取布被覆焉天將  
明呼余起日記數以爲常除夕爲置酒肴羹肉共食如初  
元日余攬衣起則非復故衣一藍布袍新布絮襖近身裏  
衣絮袴內外補綴完整布襪履各一余驚起拜謝屠笑曰  
客此去當作官人區區者奚足言開歲五日余欲去屠曰  
此閱鐙事甚鬧幸更延十數日余心德之不能卻也望後  
迺辭以行屠者曰固知客之不能畱也又置酒肴爲餞翌  
日贈錢四千襪被囊一將所覆布被并錢納焉送至河干  
余拜屠亦拜附船至山東囊中餘錢數百有故交自北來

身無一錢分半予之遭遇



聖恩以有今日皆胡長者賜也及爲直隸布政司時遣一  
介以千金報德且戒曰若何來卽備輿馬迎至署中至則  
門巷蕭條胡夫婦身歿已久女適誰氏子亦不知所終言  
至此公泣數行下座客皆爲之改容喬恍然如有所失焉

遊道堂集

卷一

五



主此公位樓台下里容皆論之如容喬將然收育祀夫  
門巷蕭條胡夫歿已久女適誰氏子亦不知所終言  
不此千金報德且戒曰若何來卽備輿馬迎至署中至則

署漢中協副將遊擊蘇君死事狀

嘉慶五年流賊寇鳳縣守將蘇君以兵二百人猝遇賊援師不至力戰死之君諱維龍甘肅固原人以行伍洊擢陝安鎮左營遊擊署漢中協副將初邪教由四川湖北蔓延至陝西至是滋擾通江邊境巡撫秦承恩檄君與知縣何振權爲守禦計時本標兵皆出征惟新募五千人并振權所練鄉勇千五百人俱君曰吾事濟矣遂率以行至通江之峭風樓開壕塹築壘畱三百人守餘回南鄭值雨潦行泥淖中薄暮抵青石關覓民居燎衣且休士卒茅屋三楹前後無闔扇不蔽風雨君寢其中命士卒左右臥曰吾衣尙耐風寒若屬衣單且盡溼何能堪此二更餘賊猝至南鄭法慈院與青石關僅隔一嶺計天明必至君稔知關當賊衝四面受敵不可以駐兵乃移營於西坡質明謀者報曰賊已竄而西矣蓋偵知有備不敢南向而西至廣元也君率眾追之行八里許至鄭家壩賊方縱火劫殺君顧眾曰吾下坡殺賊汝等有天良幸隨我否則視吾死可也遂握刀躍馬而下眾皆鼓噪從之賊披靡駭散君追殺數十百人奪所掠男女千餘人驟牛馬無數時嘉慶三年八月



十六日也君御下嚴而有恩守南鄭時有馬逸食人之禾  
君立鞭馭卒召農將庚之農固不受蓋君所至民愛戴之  
如父母平時與士卒同甘苦臨陳軋身先之每破賊所得  
貨糧牲畜悉充賞其致命也有漢中兵目焦忠孝恐賊殘  
公尸以身覆之被數十創而死鳳縣民間君死爭以棺斂  
者數十家哭聲震野爲立廟祀君吾友葉子雲官西安得  
其事於振權而屬余爲之狀迺敘而錄之

遊道堂集

卷一

七



其卒飲酒而風來敵之壯敵殲而獲之卒不知其  
谷獲十餘哭還軍也餘立願脈脈吾友葉子雲官西安得  
公尸以自覆之被數十創而死鳳縣民間君死爭以棺斂  
貨糧牲畜悉充賞其致命也有漢中兵目焦忠孝恐賊殘  
如父母平時與士卒同甘苦臨陳軋身先之每破賊所得  
立廟祀卒召農將庚之農固不受蓋君所至民愛戴之

何玉南鄭縣快手也初爲兵苦鎮將虐棄去多力善發礮過山鳥逾五十斤者玉曲身施放輒應手靡知縣何振權募爲役嘉慶三年四月流賊至南鄭將涉褒城之黑龍江爲入蜀計玉伏江之東黎明賊西行遇伏殺數人賊涉淺渡江玉轟擊之賊南竄玉率鄉兵追之賊拒南岸以抗我師玉放礮賊散走玉易之獨身過河擊賊賊素憾玉又惜其勇擁之去玉罵不絕口賊慰之曰好男子從我卽生玉罵愈烈鄉兵趨救賊恐見奪遂刳其腹而死所負礮尙在

背也賊退振權棺斂之設酒肴哭拜鄉兵無不淚下請於巡撫旌其忠會賊勢猖獗軍營移駐無定所不果上論曰余在京師見湖北川陝赴公車者言賊本無大志但蜂屯蟻聚遷徙烏舉靡有定向守土之吏賊來則避賊去仍還馴致鴟張無忌三省赤子蹂躪於鋒鏑者數十萬內帑金錢所費者數百千萬苟非臨陳被戮抗節死義者卒寥寥焉玉特一縣役耳而見危致命視死如歸彼食焉而不與其難者獨何心哉



表微

成致華字思敏邑廩生王步墀字照臨亦邑諸生兩人相友善迫歲除成詣王唏噓太息王曰吾輩皆素貧君何不自得如是成曰嚮無以卒歲不過妻子凍餒耳今除夕先人竟無一飯一漿之薦是以鬱鬱爾王多方解之次日卽攜銀數錢辨色時投成戶限內日中成忽至曰咄咄怪事吾清晨啟門拾得銀意必有遺金者待至午竟無人王故遲疑久之曰此殆天憐君貧以此相贈卽以爲度歲之資可也成意終不可王力勸之始怏怏去其清介如此

遊道堂集

卷一

九

胡媪吉氏之老嫗也主父母歿時遺二子藐焉始孩媪與之同臥起遺產數千金族中羣不逞之徒睥睨久之媪挺身與爭竟無絲粟之貸眾亦帖然服及二子授室後家益隆然以興媪有子力耕自給吉氏子欲析產與之媪不受曰此主辛勤所致我何功焉吉氏子孫歲時祭之至今不絕

文善以親親知諸生解題太息王曰吾輩皆素貧食或不  
知貧者字思敏邑廩生王步墀字照臨亦邑諸生西人賦

書李栲兒事

李栲兒者桐城捕役也少爲盜剽掠無虛日縣役微迹之輒無所得一日有官舟泊江岸同事者欲肆劫李不可曰是將得吾輩而甘心焉羣怒曰吾與若共事久區區者不我與將以是背棄我耶李不得已從之旣竊羣盜瓜分李遊水而逸對岸十餘里有煮豆爲業者李出短鎌穴而入主人驚起李束手乞命遂就擒詣縣李供不諱俄頃官舟事發咸推李爲首供證鑿然李曰小人雖愚安有舍白金珠玉而越江以行竊耶論報竟得釋仁和倪廷模爲縣令聞其事奇之收爲捕役桐城遂無盜

遊道堂集

卷一

三

論曰余聞之長老天下之捕役皆盜魁也竊賊輒獻其尤州縣多方鉤致之或峻法以求卒不得也唯小偷乃就獲倪君以刻深爲治所至有聲盜賊課爲通省最得非以此輩爲爪牙故耶



書丁雲娥事

雲娥陝西某縣人故潛江令丁某之女母雷氏客倡也丁納爲妾生子不匱及雲娥令卒後雷挾詐誣控寅僚稔知其惡聞於上官問擬杖徒遞回原籍交令嫡子不驕管束不驕亦無賴子逗畱不去雷欲鬻雲娥雲娥以死誓控於江夏縣審得其情雲娥曰母兄如此若再隨之必流爲下賤願決一死以全故父之名江夏令郎錦駿曰吾故無女若爲吾女何如雲娥感焉其母兄皆具結狀上其事於大府案遂定

遊道堂集

卷一

三

論曰獄訟之情非律所能拘婦人從人者也若雲娥之母兄隨之必致一死幸不死而淪落不可問矣郎撫如已女遂令貞女得守其志節一時聞其事者莫不歎服

不獨不無慙于彭雷不去雷始雷雲娥雲娥以死誓控於  
其惡聞於上官問擬杖徒遞回原籍交令嫡子不驕管束  
不驕亦無賴子逗畱不去雷欲鬻雲娥雲娥以死誓控於  
江夏縣審得其情雲娥曰母兄如此若再隨之必流爲下  
賤願決一死以全故父之名江夏令郎錦駿曰吾故無女  
若爲吾女何如雲娥感焉其母兄皆具結狀上其事於大  
府案遂定

遊道堂集卷之二

寶應朱彬武曹甫箸

與葉子雲書

子雲足下二月閒得手書承示吳學編並命討論時以試  
事將及闕然未報今輒獻其疑於左右凡言心性宋以  
後講學家視爲聖賢奧旨竊謂自堯舜三代以來大經大  
法具在六經未嘗空言心也孔子剛詩書定禮樂論語言  
性相近習相遠子貢已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大學之功  
始於格物致知終於治國平天下中庸言率性始於戒慎  
恐懼終於篤恭天下平至孟子乃直揭性善之旨而仁義  
未嘗偏主所謂求放心乃呼寐者而使之覺其要在察識  
擴充所謂良知良能欲人從赤子之心而推廣之故曰大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非謂赤子之心卽大人之心也程  
朱二子始於性善分別天命與氣質有二彬謂氣質之性  
卽孔子所謂習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宋  
諸子中朱子集其成居敬窮理爲終身得力之處同時陸  
象山創言主靜遂謂六經作我注腳空談性命者實權輿

遊道堂集

卷二

一

於此然宋南渡後元及明初咸謹守新安遺教學雖淺陋



而藩籬未決陳白沙專主象山王陽明倡爲良知暗以告  
子爲圭臬言周程不及朱子傳習錄中載問答語與釋氏  
棒喝機鋒無異其徒龍溪心齋顯爲禪學大唱宗風而詩  
書六藝如塵羹土飯馴至李卓吾輩猖狂詩亂流爲無忌  
憚之小人其毒至於無父無君其罪甚於洪水猛獸有明  
三百年人材學術遠不如古者一敗於時文二敗於心學  
而陽明實爲之魁顧涇陽高景逸生當末造頗宗朱子而  
實不能出主靜範圍至陸稼書始於朱子之學深知篤嗜  
而不爲異端所回惑張考夫切近篤實絕無危言激論望

遊道堂集

卷二

二

而知爲守儒吾宗止泉先生泊同時王予中太史表章朱  
子之功不遺餘力而止泉翁仍以主靜爲歸惟王先生發  
明朱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其於朱子之學信  
其所可信而於家禮九圖筮儀諸說頗爲是正較前此講  
學家獨爲醱正彬幼年與端臨從事於此自審未能窺其  
樊端臨爾時已擇之精而守之固後各從事經學此事遂  
廢頃在京得戴東原遺書其論心性主易繫辭孟子之說  
而仁義禮並言頗與程朱違異吾友李孝臣輩直言宋儒

無一可采理學卽禪學則立論太恊而考之未審矣端臨

外有太倉馮孝廉偉於先儒所言考證礚而用功深端臨  
常稱其躬行心得外此則未數數覩關中之學自李二曲  
倡於前王爾緝繼之其術頗行於北方如顏習齋李剛主  
皆以堅苦力行爲宗絕嗜欲忍飢勞爲貴究其歸與陽明  
異流同源嘗見稗官家述呂原明肩輿行山中輿夫忽顛  
墜而死身坐輿中未嘗一動二曲稱之曰於此勿動更何  
物足以動之彬謂此孟子所謂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聖人  
之微言大義方冊昭然脩己治人天德王道一以貫之而  
下學上達自八歲入小學習於灑掃應對至知類通達強

立不反九年大成序不可紊而功不可闕如是今之學者  
考證制度名物闡明詰訓皆古人之小學也自周以前師  
師相承守之勿替後世則有農夫婦孺所習見者士或皓  
首未之聞然依古以來未有不通此而爲名儒者第因此  
遽謂治道經濟無庸切究之是逐末而遺其本一旦當朝  
蒞官何以躋斯民於仁壽乎至流而爲記誦爲詞章等而  
下者也然溯流窮源未嘗非六藝之支與流裔非離經畔  
道者比也若所謂良知所謂不動心豈惟古人所未嘗言  
直爲異道曲學揚其波而助之燄耳賊經侮聖不亦甚乎



且自明以後凡爲調人謂陸王與朱子不相諍者皆邪說也足下博考而參稽之則於吳學編之得失必有以知其深矣彬於問學本無所知然自志學以來卽以衛道自任孟子有言能言距揚墨者聖人之徒也因聞教未達不得不發其覆惟高明垂察焉不宣

遊道堂集

卷二

四



閏月之望適從海陵北歸聞旌麾已於十月前渡江矣十餘年闊別不得一見爲之惘然三小兒備述閣下意思勤懇欲鄙人作書奉報此賢人君子不自滿假思集眾思廣忠益之盛心也僕迂愚無似年來有志治經於經世濟物之務未嘗措懷果何以益閣下哉閣下敷歷中外二十餘年於國之疵民之病亦嘗悉心而切究之試觀當世以天下事爲己任者幾人哉其潔己自好者不過曰我不愛錢而已然潔己之外所以勤思奉公興利除弊者一切置之遊道堂集

卷二

五

不問而吏胥之弊竇家人之需索不能革也於國事奚裨廉使之職首在察官吏次曰治盜賊次曰嚴訟師夫龔黃卓魯不世出必使所屬之守令人人爲龔黃爲卓魯勢必不能先察其盡心於民事於邑中水利農桑知愚賢不肖瞭如指掌禁爭訟察奸慝辦莠良而一邑治其工於辦差善伺上司之喜怒者不與焉州縣之吏胥恃院司之吏胥爲輿援院司之吏胥恃州縣之吏胥爲耳目州縣之吏胥

搭臺

申通家人

放鷹

結訟棍指名  
控告爲放

其害在民院司之吏胥



費不貲案發必先打點奸胥猾吏一案或數十金數百金不等州縣畏其然多方補苴以盈其欲或化大爲小化小爲無而民之寃紛然無所赴愬矣又一案上省吏胥輒唆犯翻供犯亦知其可延歲月也未有不從者上司委員另審嚴刑以逞卒從初議至盜賊之多寡視州縣之寬猛其責先嚴捕役夫捕役無工食不差票案發則有追捕之費獲盜則有上省之費皆需之自官而役無與也近時闇昧無能者視盜爲畏途乃改盜爲竊既省費用又免參劾而其邑遂爲盜藪健菴中丞恃有保甲之法愚以爲此亦不

遊道堂集

卷二

六

可通行者也平疇沃野鄰里櫛比則其事易察深山窮谷單丁下戶則其事難周且江以南土習本壞一有此舉弱者必爲胥役所魚肉强者必控胥役之騷擾於是廢然思返不亦傾乎訟師者鄉愚多藉以保身家富民亦藉以支門戶不知訟師唯恐無事凡親申中游手無賴者多方嚇之一遇昏墨之吏則飛賭飛軍飛奸諸訟乘時而起近又有飛毀墳塋者聞江浙諸省州縣之訟師與省會吏胥土豪聯絡一氣案發則曰難辦白礙手民真不堪命矣以上

諸條僕祇就所聞見者言至變態百出非筆墨所能悉也

又各省今昔情形不同閣下博訪而切究之以擇守令爲  
尤急州縣賢則諸弊不禁自除不賢則耳目難周察弊之  
人卽舞弊之人不可恃也僕與閣下數十年之相知言之  
不覺颯縷唯高明垂察

遊道堂集

卷二

七



某頓首白祁孫足下某迂愚無似少承學於先人年十三見家藏望溪集讀而心好之以爲北宋諸家後當爲第一閱與外兄劉端臨語及之端臨曰子未見明歸震川文使子見之當不啻也因從端臨假震川文集讀之又得宋中丞所選三家文鈔并壯悔堂集魏叔子文集鈍翁類稿一一讀之叔子廉悍非常而少儒者雍容氣象朝宗倜儻而文氣未能調適鈍翁近之矣而緩弱抑又甚焉弱冠朋試於泰州見江都汪容甫恢奇人也獨許某爲知文因勸以

遊道堂集

卷二

八

向學某之治古文自此始嘗涉獵南宋以後之文如黃文獻吳正傳輩暨明初宋潛溪王子充並體源於蘇氏荆川遵巖則以歐曾爲歸皆嚆鈍不中法四十外遊京師一時士大夫翕然推姚姬傳先生求姬傳文讀之又聞姚之師劉海峯又求海峯文讀之胥不逮歸方遠甚大抵震川文似平衍而寬博有餘之氣勝方望溪峭蒨近介甫而紆餘委備實遜震川此兩家之派別也吾鄉有王築夫者勝國遺民與易堂諸君子相往來也久文亦取道於北宋諸家惜止有鈔本一部恨力薄不能爲之付刊恐遂就湮沒容

甫之文風發泉涌雄厲悽清碑銘頗效柳子厚琅琅可誦  
其序事之文亦甚謹嚴自孟堅而下逮六朝人擬其菁英  
入其奧窔詆宋人爲不足學望溪宗伯則謂東漢以後之  
文爲衰必胎息左史具體韓歐始可爲古文愚以爲皆非  
也文無定體論辨不同於書疏志傳碑銘不同於閒適纂  
言記事各有攸歸不可比而同之司馬相如飄然有凌雲  
之氣必謂不如史記豈其然乎周秦諸子汪洋恣肆而排  
比之文益古左氏內外傳一人之文外傳卽多排比卽左  
氏論僖文以前疏宕襄昭以後頗繁滯昌黎起八代之衰

遊道堂集

卷二

九

猶壯三王文辭欲一往觀可見詣臻其極不必排偶之不  
如散體也去年冬晤薛畫水司馬見貽七家文鈔始知當  
今治古文者又有足下今年秋小兒返自皖城獲見大箸  
文集伏而讀之頗與姚劉諸君子相類似由是而之焉歸  
方不足多也斯道之難成久矣劉古塘云人皆可以爲堯  
舜而不可以爲班馬此言至矣而實有至理某求友於天  
下方今稽經誦古以及六書九數之學上掩古人者多矣  
而成學治古文者實鮮豈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抑劉君

之言而有徵也讀足下之文恨未得其全者前所刻二



十卷望見惠一部姚選古文辭申者處必多有之并希爲  
我索一部某衰老無似唯好古文之心孜孜弗怠唯高明  
裁管不宣

遊道堂集

卷二

十



遊道堂集

卷二

十

久不晤教以溽暑蒸人嬾於出門故也凡州縣之志體製與史相近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紀一代之事必審其一代之制度一人之賢否一事之關於治忽者乃筆之書州縣止記一方之事所載既少請託公行貪常嗜瑣體例不能進於古者一也又人之所見不同分任一事各執已見不能融會貫通其難二也州縣更置不常視官如傳舍前守令所請之人未蒞事而新任官至非視爲無足輕重卽另延一人往往半途輒廢垂成終毀有之其難三也然州

縣之事詳乃上之府府彙州縣所載而上之大府乃可勒爲通省之志大府又彙各省之志而上內閣將來可備

國史之採擇如累數層之臺必地勢宏敞基址周廣乃能層累而上此紀載之不可不博也來稟粗閱一過鄙意所未安籤記於劄壽陽爲南北咽喉割據之時地有所必爭又爲淮湖上游沿隄溝洫本宜亟講兵事水利二事皆不可少前志兵事有一事而再見三見者有四五次並十餘次重見者以未嘗合本紀志傳櫛比而聯貫之以歸於一也又如島夷索虜敵國相爭南北分疆內外各別今百世



以後中外一家不得因仍正史原文互相牴牾而不改也  
案牘公移紀一事之始末自宜備見於書然止須詳其建  
置更改之由不得以詳文吏牘一一登記也又壽州未分  
縣以前舊史所舉自宜詳載分縣以後縣既有志毋庸複  
舉宋人方志傳於今者以鄙陋所見如宋敏求長安志施  
宿張湊會稽志羅願新安志俱簡而有法近世如周太史  
厯城志李博士甘泉志尙存體要李君鳳臺志亦其倫也  
今欲創爲一書可以信今傳後舍執事其誰與歸僕年老  
才拙家鮮藏書力不能任謹以原稟奉上不揣僭妄略爲

遊道堂集

卷二

十一

凡日唯高明裁督不宣

今於此處一書其以今論其編其編與  
類志志本對士甘泉志尙存體要李君鳳臺志亦其倫也  
晉書是會縣志羅願新安志俱簡而有法近世如周太史  
厯宋人方志傳於今者以鄙陋所見如宋敏求長安志施  
宿張湊會稽志羅願新安志俱簡而有法近世如周太史  
厯以通論史海舉自宜詳載分縣以後縣既有志毋庸複  
置更其之由不得以詳文吏牘一一登記也又壽州未分  
縣以前舊史所舉自宜詳載分縣以後縣既有志毋庸複

送申南村太守歸里序

今之爲吏難矣哉或荒陬僻遠民生敦厯無奇袞譎觚之事泄茲土者不數載輒遷去或吳越中土民舞智術挾狙詐以事其長吏長吏亦疎闊節目略禁防民益囂然其不可靖於是闕於大府甚至控部承審之官多挂吏議去此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升沈顯晦委諸運數之適然不可以人力挽之也吾友申南村先生以名御史出守鎮江不數載調蘇州以訟案被紕起復守廬州未幾調安慶又以審案左官別駕當是時督撫大吏未嘗不惜其賢而不偶僚

遊道堂集

卷二

三

友無不頌其公正廉明吏民之被宇下者久而慕思無已君決計告歸知君者咸勸畱之君不可余曰古之仕而歸者田廬封殖足以自豪里門優游不以妻孥之飢寒累其心而君無是也奚必處隱就閒之爲得哉君曰吾少之時奮然欲有所樹立謂勲業可旦夕致今屢躓不起自顧頹然老矣當太平之世羣賢滿朝民生樂業而何賴龍鍾衰朽之夫以苟取一日之祿哉余無以難也顧念與君相知之深惘惘然不自克旣而思之古之以道得民者惟求無疚於心而已君仕宦數十年在官而人思之旣去而人惜



之則上不負

朝廷下不負所學官絀而其志獲申也久矣升沈顯晦之迹抑末也則吾兩人之莫逆於心雖異地猶相望也朋友聚散之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遊道堂集

卷二

十四

遊道堂集卷二

遊道堂集卷二

遊道堂集卷二

遊道堂集卷二

吾邑喬翁劍溪余大父行也以詩名江淮間而翁亦藉以  
提唱後學邑中人士多師資焉世父鴈橋先生暨從父直  
方皆終身受業余之先君子亦一再以詩請點勘而從父  
得力最深翁嘗遊蘇州與沈侍郎周處士爲忘年交又應  
山西巡撫之招主教河東猗氏河東人士能詩者咸宗仰  
之迨歸休於家淮揚之詩人不遠數百里出所作質翁翁  
於詩不專一格意所不可塗抹不少貸雖負盛氣者鮮不  
心服得一佳句輒貯篋中數對人諷誦之翁旣歿之五年

遊道堂集

卷一

十五

從父出一編曰蘭言集以見示則皆翁篋中所貯者也憶  
童稚時以詩請業翁謬許爲可從事於古或有言於翁者  
曰朱氏子其父方教以帖括將以求科取名先生願以詩  
教母乃盍乎翁笑不應越日余再以詩進翁正告之曰吾  
視子之材方期以大且遠者慎毋以詩自汨余於是悚然  
不敢爲詩迄今垂三十年於翁所期者如駕駑馬行修途  
或先或後或勞或逸之未可以幾也因復自悔假而少卽  
肆力於詩親得翁之指授庶幾萬一有所成就廁名篇末  
有餘慕焉爲慨焉三歎而識之乾隆乙卯嘉平月朱彬記



宗老南樓先生詩序

吾鄉爲南北孔道風雅實自吾宗開之前明宏治正德嘉靖中九世祖參政公八世祖九江公以進士起家詩名鵲起厥後吳南華敏道繼之

國朝布衣之士陶季括翁爲第一羽翼之者陳明經冰壑叔高祖秋崖文學乾隆初喬翁劍谿余大父行也以詩收召後進而宗老南樓先生與之埒劍谿翁峭直少與南樓先生頗和易後進承學之士多樂南樓之寬而苦喬之難近喬承先世遺澤通聲氣與沈侍郎德潛沈光祿起元忌

遊道堂集

卷二

七

分納交所著嘗自刊布天下多知之者先生名不出里閭終日呶唔老屋中不求人知人亦遂無知之者先生既歿之五十年余從朋友生徒間見先生所手錄未嘗不想見其人購其全集其家秘不宥出歲甲申先生之孫某始出其遺藁示余爲乙其十之三四其集外手蹟尙多不暇徧檢也先生遠祖副使公與先參政公同舉進士遂聯譜牒先生之祖畝洵先生與曾大父以詩投契情好尤篤以故兩家子弟歡若一族焉彬幼年侍先祖遨遊市中途遇先生見先祖正立拱手先祖命揖先生執余手曰聞汝頗有

志乎古暇時益過我余逡巡不敢對今不肖之軀亦年逾七十愧負長老屬望之意讀先生之詩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道光乙酉八月宗姪彬序

遊道堂集

卷二



志乎古暇時益過我余逡巡不敢對今不肖之軀亦年逾七十愧負長老屬望之意讀先生之詩未嘗不掩卷而太息也道光乙酉八月宗姪彬序



葉子雲詩序

子束髮卽好詩時侍先祖命題構思每成一詩先祖輒色喜少長縱觀古作者乃知詩之教廣非取材博而審律精則不可以爲吾鄉中如喬劍溪先生從叔小射皆畢生精力專注於此自度終其身弗能及也況天下之大乎遂絕意弗爲旣踰冠獲交葉君子雲始知其能詩而予有夙戒不能破也余家寶應子雲家清河相去百里許旦發夕至余侍養家居子雲兄弟歲必至至則出所爲詩以相質歲丙午子雲以知縣分發四川道路遼遠會面不知幾何時

遊道堂集

卷二

六

乃逾期而見於君之家旋遷官浙江之乍浦以使事入都復再三接又逾年子雲以憂歸家居三數年情好益篤及莅任湖北再以憂去移家就子二年中無三日不相見者每賓朋燕飲坐有君則必及予君自是詩思益勃然興去年十月予計偕北上君謁選吏部驅車並行逆旅篝燈握管咿唔未嘗一日輟吟也旣至京師同寓櫻桃斜街寒夜擁鑪夜參半不休予倦就寢早起而橐草已在几上矣子雲每得句輒屬予點定予輿到閣一屬和忘其前戒不自知其材力之不逮也已而手一編相示則按年錄次所作

強半皆予所手定爲之再三審擇乙數十篇共存詩若干  
首君之詩深造自得出入於樂天子瞻務觀諸家覽者當  
自得之而過以予爲知言豈非傳所謂親愛而辟焉者耶  
然以予之戒詩不爲且數十年而見君之詩不禁神先馳  
而意與俱往甚矣詩之感人無窮雖駑鈍如子亦若動以  
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抑兩人性情投合雖予亦有不  
能自主者耶君方得官西安

王師申討不庭羽檄交馳儲峙輓輸莫或遑息於詩自無  
暇以爲刻期小醜蕩平旋師奏凱鑿歌鼓吹之曲將必有  
遊道堂集

卷二

九

嗣是以出者而予則無能爲役也嘉慶己未三月望後十  
日朱彬序

論自主答張哲長書

入繼而不缺其祀也然善與兩人對壘合輓于衣言不  
而意與其由甚矣藉之類人無求雖諸論收于衣若禮以  
然以予之無情不爲且數十年而見君之詩不禁神先馳  
自得之而過以予爲知言豈非傳所謂親愛而辟焉者耶  
首君之詩深造自得出入於樂天子瞻務觀諸家覽者當  
自得之而過以予爲知言豈非傳所謂親愛而辟焉者耶



玉山草堂課藝序

先君子同文會十人外舅劉餘齋先生昆仲三人劉丈東麓紉芳喬丈仙圃王丈好古暨其宗人澹泉其一則世父鴈橋先生並抗心厲志思與古人相頡頏不苟於自待以自振於流俗人之外其倜儻非常不可一世之概常於酒闌燭跋時見之然諸君子雖奮然欲有所樹立而淪落不耦率課徒自給詩古文詞不少概見其得舉得官者尤踴躍或客死官署或譴戍萬里外歸巾月而卒惟王丈好古最早世劉丈

遊道堂集

卷二

二

嘗與端臨歎息非生才之難而才之幾於成者爲難因成之之難益思才之竟其用者之爲尤難思共蒐輯其遺文以存其人而舟車馳逐未暇端臨旋奄忽以終歲甲申始從各家子姓暨生徒朋遊閒多方尋覓多者僅十餘篇少者財三數篇顏曰玉山草堂課藝者以每課劉丈東麓輒題其上玉山草堂者卽劉之書室也凡窗檠試藝多廁其中蓋本無社名故也因思諸君子行身植己雖未能並迹古賢而閎意渺指高視闊步不可謂非一時之盛也今先

後下世近者十餘年遠者且數十年後生小子無復能舉

其姓字矣乃彙爲一編而端臨之文亦附其後敢謂是區  
區者遂足以傳諸君子哉亦以諸先生心力所寄不忍聽  
其沈沒姑盡後死者之責而已道光乙酉八月望日後學  
朱彬序

遊道堂集

卷二

三



天心閣時文序

高郵孫雷門體齋兩先生爲吾鄉王子中先生外孫孤貧就學於外家少以文雄於鄉與先君子暨世父鴈橋先生爲兄弟交體齋先生授徒寶應余舅氏其弟子也過從尤數余童時嘗侍側音容警欬追憶恍然心目閉乾隆己卯裘文達公主試江南得人最盛兩先生同舉於鄉體齋先生裒然爲舉首文出大江南北莫不傳誦而世父泊先君子卒老場屋兩先生會試報罷亦遂無意進取迨舅氏沒後體齋先生絕迹寶應雷門先生與里人有連嘗一再至

遊道堂集

卷二

三

未幾先後下世子若孫皆克紹其學體齋先生長君心山與余親善不幸中道殂然自先生發解後兩家子姓自首困躓諸生不得一第以顯於當世而高郵之頌舊德謹守家法立行不愧其先人必推孫氏子弟用是知兩先生之澤源遠而流長不以境遇之顯晦而有異也今年秋心山季子彥之以兩先生文橐屬序於余而心山之文附焉余深幸彥之兄弟攻苦食澹而以表章先世遺文爲亟視人世之求科取名自炫以爲榮而張大之者其得失相去爲

何如也是爲序

九世叔祖淮海先生參政公之母弟也少時與參政公才名相埒四方知名士與參政公稱莫逆者無不納交於先生參政公早掇巍科登仕版而先生未脫諸生藉齟齬以終所著逍遙館漫鈔十卷叔高祖秋崖公會言九江公刊布之不再傳而佚然彬嘗見九江公手鈔數紙秋崖公復摺拾其遺詩僅三十三首則所謂刊布者或有志未逮原本遂佚又所著淮海新聲今尙有刊本則其詩未必遽爾沈沒也嘉慶丙子客居郡城劉子楚楨於市中得一殘本

首尾漫漶所載者皆寶應人詩意當是同郡人選本已付本而失傳止存殘帙數十紙自參政公九江公外有淮海詩並淮海季子潛海詩十餘首以校秋崖公所鈔五古多夜過東禪林一首鄭姨夫第小集一首夏日選勝園讌集一首五律多新月一首七律多春去一首秋懷二首五絕多月夜訪簡甫一首東湖曲多二首七絕有花燭詩贈亭之太守二首合之諸體略備而淮海新聲之頁失次并闕略者大兒士彥在武昌官署已爲之是正付刊乃合秋崖公所鈔重錄之而附潛海詩於後以見吾邑本風雅之宗



而吾家實開其先雖淪落殆盡而數百年後猶若存若亡而不終於泯滅者又何必感士之不遇也哉

遊道堂集

卷二

十四



而不終於泯滅者又何必感士之不遇也哉

經傳考證序

幼稟庭訓長無師資困躓於帖括沈溺於詞章者二十餘年矣四十無聞迺復自悔思欲鑽研六藝妄希一得以燭火之明測淵海之量不亦惑乎况悼良朋之淪喪歎臣精之銷亡問奇之客不來借書之瓶已罄抑又難已然而朝考夕稽不能則學日增月益有觸斯鳴雖有愧於淹通庶猶賢乎博弈云爾

遊道堂集

卷一

五

餘賢乎博弈云爾

昔又辭不詣俱學日鮮且益育爾漢朝雖育野於奔豕思之險以問奇之客不來借書之瓶以罄抑又難已然而陳人之困憊斷斷之量不亦惑乎况悼良朋之淪喪歎臣精中矣四十無聞迺復自悔思欲鑽研六藝妄希一得以燭

經傳考證序



禮記訓纂序

漢藝文志云禮古經五十六卷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鄭康成六藝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小戴授梁人橋仁楊榮子孫由是小戴有橋楊之學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是則禮記傳授遠有端緒如是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引陳邵周禮論序遊道堂集

卷二

三

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十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儒翕然信之然大戴禮哀公問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覺廟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則非小戴刪取大戴書甚明孔冲遠樂記正義亦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在劉向前矣觀此則自漢以來無謂小戴刪取大戴以成書者唐初詔孔氏作正義禮記最爲詳贍凡所徵引如二賀氏庚

氏以及皇氏熊氏之說備著於篇自唐類禮已亡後之釋經者多苦其文繁唯宋末衛正叔集說始釋全經然詳於議論而畧於訓故元吳草廬禮記纂言割裂刪并自成一家之書不可頒在學官以時習肄彬束髮受書病陳氏集說之疏畧

本朝經學昌明詔天下諸生習禮記者兼用古注疏於是洪哲俊彥之倫鑽研經義遐稽博考蓋彬彬矣不揣樗昧年逾知命始取爾雅說文玉篇廣雅諸書之故訓又刺取北堂書鈔通典太平御覽諸書之涉是記者虎觀諸儒所遊道堂集

卷二

七

論議鄭志師弟子之問答以及魏晉以降諸儒之訓釋撮其菁英以爲輯畧管窺蠡測時有一得亦附於編鄭君注禮如日月之在天江河之行地而千慮之失亦闕有之後儒規其闕失補其瑕閔用是知經傳之文非一人一家之學所能盡也唯大學中庸不加訓釋仍依鄭注列經文於次以還四十九篇之舊焉道光壬辰七月朱彬



